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邱卿雲

文選卷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注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襃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書襃有軼才上乃徵襃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善曰應劭曰不知純緜之密也瓚以為純緜　良曰荷負也旃氈也被服也純緜繒帛也言夷狄負氈服毛者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羹藜唅五臣作含糗去久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善曰服虔曰唅音含糗乾食也　翰曰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說太牢之滋味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　銑曰蓬茨草所以覆屋者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五臣有其愚心而抒情素善曰

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
濟曰王襄秦襄有逸才帝徽之故謙云不充厚望明
旨謂宣帝命也言雖不足充厚望敢
不述愚心而中情素也塞充抒中也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

善曰服虔曰恭恭敬也
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
之記也上為謙辭此立文首也
翰曰自為此頌
向曰惟思也言敬思春秋也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
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
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己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賢
之德廣矣趨進舍退普廣也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

效衆濟曰亦如賢人於國則不貴人力而成功多也就成效功衆多也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苦骨反翰曰工人匠人也矻矻勤作也亦如國之用愚人如淳曰矻矻健作兒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五臣作樸清水淬子會其鋒越砥斂其鍔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願此二人為鐵劒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耶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鋻也焠子妹切鋻工練功説文云鍔劒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劒不如一歐冶歐冶即巧冶也良曰巧冶善鑄劒人也干將劒名樸劒未理者淬謂燒刃令熱漬於水中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鍔亦刃也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善曰韓非子曰負長

劒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剸截也漢書音義曰剸章兖切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氾灑之處也篲音遂塗路也　銑曰剸斬也犀獸名革皮也篲帚也氾灑地也塗泥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帚掃氾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若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國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也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茂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　翰曰督正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上之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臣五不亂者得賢之效也

作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向曰御駕也駑劣馬也吻口敝勞策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行胷喘而膚汗人亦因極馬亦疲倦不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刑法國既亂矣身亦危矣及至駕齧膝驂乘旦善曰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旦皆良馬名夕駕則旦至故以為名　銑曰驂亦駕也王良執靶霸韓哀附輿善曰張晏曰王良郵無卹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　銑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輿車也縱騁馳騖忽如影五臣作景靡良曰靡沒也言上良馬良御縱騁奔馳忽如日景之疾沒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濟曰越過蹶疾也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善曰遺風風之疾者也

翰曰雹風皆謂疾也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向曰八極八方也遼遠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

故服絺綌五臣作絡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五臣作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五臣從心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善曰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孔安國曰絺綌葛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　翰曰鬱燠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悽愴寒之甚也夫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

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五臣無也是以嘔吁喻俞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善曰應劭曰嘔

喻和悅兒嘔一侯切　向曰易謂海內易理銑曰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延延接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良曰為人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仁惠之策故賢臣歸之擇人求士必樹霸王之迹也索擇伯霸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五臣作圄空之隆善曰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濟曰握捉隆盛也餘同注　善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善曰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

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吾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還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翰注同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銑曰逸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必樂得其賢人也為人臣亦助君勤求賢良是以忠矣

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苦本誠則上不然其信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也向曰揆度悃至也

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良曰賢臣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得施用其功效而為邪臣讒疾已遭斥逐又非其過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

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厨𦁜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孟子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　濟注同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翰曰關猶用去卑辱奥於六渫薛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脚而享膏粱善曰張晏曰奥幽也渫狎也辱汙也如淳曰奥音郁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屩蹻按屩以繩為屨也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晉悼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

向注同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悅士銑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執一契舉動所為必合之於契然後承命而行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土以為諸侯光其祖考傳業子孫此則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勸其將來也

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五臣有故

虎嘯而谷五臣本無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五臣無氣字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物相感故能運風　翰曰君聖然後可見賢臣君暗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也冽清也

蟋蟀俟五臣作候秋吟蜉浮蝣由出以陰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

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向曰蟋蟀蜉蝣皆蟲也候時而鳴知陰以出言如賢人待明君而仕知明時而見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善曰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飛龍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皆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銑曰初九潛龍勿用今飛在天則時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見之大人則天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良曰皇美子也也多士謂衆賢也言思美衆賢生於此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濟曰文武文王武王也獲稷契臯陶伊尹吕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善曰尚書曰厥后惟

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　翰曰明
明穆穆皆美也列布謂分布職位也

聚精會神相得

益章雖伯牙操遞五臣作號鍾蓬五臣作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

善曰晉灼曰遞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鍾各
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鍾瓚以為楚辭

以喻其意也

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
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
以遞為號不得使以迭遞判其音也孫卿子曰羿蠭門
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
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
帝上騎小臣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
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　良曰聚其精爽會其神
理君臣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疑德義諧和則雖伯牙
操琴逢門子彎弓其音韻合和弓矢
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

故聖主必待賢臣

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良曰俟待也上下俱欲懽五臣作歡然交欣翰曰上下謂君臣也言君臣相欲也千載一會論說無疑向曰君臣之道不疑雖左右論說其非者不信也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善曰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　銑曰言君臣道合如鴻鵠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縱於大川得其性也翼飛疾皃沛大水皃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濟曰胡曷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良曰化滿四方被于無窮而遠方蠻夷歸我君德以貢獻土物而萬善必至也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翰曰言賢臣為

君耳目故君不偏盡視聽已聰明矣殫盡也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善曰為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傅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　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翱游於四方則太平之理永充於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塞充也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銑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然之道致心恬淡之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　濟曰雍容閒和皃言天子靜思乃閒和垂衣拱手天下自治祿福萬年永長也何必偃仰詘信五臣作屈申若彭祖

煦呴噓虛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大道壽考無疆永永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絕於俗離於人世哉言不足尚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向曰濟濟盛皃多士眾賢也寧安也言此眾賢文王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怜先零猖狂侵漢西疆善曰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翰曰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能廣大其德奄有諸羌而猖狂背叛侵於西疆也戎大也先零羌名也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音真協韻　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　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為後軍將軍故曰後將軍惟辭也六師六軍也震懼也言羌人懼之

既臨其域喻五臣作諭以威德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幵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　濟曰

臨羌人之域宣喻天子威德以示之欲令其降也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善曰酒泉太守言充國也田非便不如擊之論語讖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　銑曰有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奏宣帝請擊罕开帝使與充國共討之充國喻之使降武賢謂充國曰喻其使降不勝擊之故云弗克克勝也矜功自說有能也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善曰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　向曰辛武賢請震其兵衆以擊之奮震旅衆也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善曰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共計罕开於鮮水陽　銑注同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善曰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良曰守節謂守忠勇也屢奏封章謂頻進表言勝捷之事也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音剛　善曰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

注曰制折也　濟曰料計靡無亢拒也言計其前敵制度勝否其兵威深謀不可拒當也

遂克西戎

還師于京

善曰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翰曰克勝也

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善曰毛詩曰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註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向曰鬼方謂遠方也罔無也言無有不臣伏於帝庭也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善同銑注　銑曰宣謂周宣王也方謂周卿士方叔也虎名穆公名　詩小雅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大雅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美其賢有中興之功可以為天下儀則也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五臣作緒　善曰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夫子

尚桓桓　良曰時漢室稍至陵遲及宣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赳赳桓桓武皃也班固贊美宣帝比德殷宗周宣之主故充國亦可以紹周宣之臣也

出師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摇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别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

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疑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云史岑字子孝出師頌史籍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騭出征西羌之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向曰茫茫廣大皃祚福也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臣作讚兆始也攸所也　銑曰五曜霄五臣作宵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善曰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

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濟曰五睢五星也宵夜也數則哭也餘注同歷紀十二天命中易善曰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　良注同西零不順東夷遘逆善曰西零即先零也　濟曰西零西羌也遣作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善曰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　向曰上將鄧騭也授謂天子授與之也雄戟兵器也桓桓上將寔天所啓善曰桓桓武皃也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銑曰寔實啓開也言實天所開其忠勇也允文允武明詩悅禮善曰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傳趙衰曰郤縠悅禮樂而敦詩書　良曰允信也憲章百揆為世作楷善曰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　向曰揆度楷則也昔在孟五臣作盟

津惟師尚父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師渡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向曰武王伐紂次盟津太公為師盟津河也尚父太公也素旄一麾渾一區宇善曰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王右秉白旄以麾翰曰素旄旗類太公執之一麾軍士而破紂軍天下以定蒼生更始朔風變律五臣作楚善曰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歌朝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便利下人去紂暴虐之理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化於南楚也言王風廣也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

之而已向曰獫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逐之於邊而已太原地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五臣作域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音玄協韻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銑曰言太公薄伐詩人尚以為艱難而況乎鄧隲至遠邊鼓旗不捨宣帝澤於遠荒而功銘於鼎鉉鼎杠也乃著述人通言之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善曰毛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向曰我出謂鄧隲出也我師謂天子之軍也西疆西戎也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善同翰注翰曰天子餞送鄧隲也伯長也鄧隲安帝長舅也詩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

也

介珪既削列壤酬勳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 向曰介珪諸侯所執長尺二寸削剖也言將封隲為諸侯也列壤謂分土也勳功也令我將軍啓土上郡善曰尚書曰建邦啟土也 銑曰啟開也上郡謂隲所封也傅子傅孫顯顯令問善曰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翰曰令善也人有積善則天下相問者皆稱其善故曰令問也

酒德頌

劉伯倫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向注同

有大人先生向曰假為辭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

為扃牖八荒為庭衢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地開闢以來為一日也萬歲之期為少時也扃牖門也八荒八方也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善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遊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翰曰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跡人不知其所居室故云無也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良曰如往也止則操巵執觚姑動則挈榼提壺善曰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濟曰操挈皆執也巵觚榼壺皆酒器也唯酒是務焉知其餘翰曰專於飲酒不知其餘事也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善曰左氏傳曰伯州犂謂鄭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向曰介大也縉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聞吾風

聲議其所以銑曰吾則先生自稱也言公子處士風聞我好酒之聲議論我所以得失也乃

奮袂攘衿怒目切齒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良曰此公子處士怒先生好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善曰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君若贅旒濟曰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劒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先生於是方捧甖鶯承槽五臣從木銜杯五臣作盃漱醪善曰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翰曰先生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也奮髯踑舉其踞據枕麴藉糟善曰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又曰尉佗魋結箕踞銑曰奮動髯鬚也踑踞展足倚據而坐也藉舖也言動髯展足倚據而坐旋復枕麴舖糟而卧也無思無

慮其樂陶陶善曰毛詩曰君子陶陶向曰陶陶和樂皃兀然而醉豁五臣作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五臣作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五臣作嗜欲之感情善曰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五臣無浮萍善曰廣雅曰擾擾亂也焉如猶何如也向曰言見萬物如水中萍草隨其風波二豪侍側焉如蜾果蠃力果之與螟名蛉音靈善曰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巳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曰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

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向曰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蜾蠃螟蛉彼小蟲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何如此蟲言見之微小也焉何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

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頼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寛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裦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五臣無此序頌曰

芒芒（五臣作茫茫）宇宙上墋（楚錦）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墋下黷言亂常也墋不清澄之皃也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媟也波振塵飛以喻亂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　翰曰茫茫廣遠皃墋垢黷濁也並言天下昏亂垢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之君也）赫矣高祖肇載天禄（善曰尚書曰天禄永終　向曰赫盛肇始載運也）沈跡中鄉飛名帝録（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琁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録圖　向曰高祖中陽里人故云中鄉也飛名帝録謂預應圖讖如預飛名在其中）慶雲應輝

皇階授木　善曰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黒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木德所授也　銑曰慶雲瑞雲也皇階謂天位之次也

龍興泗濵虎嘯豐谷　善曰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水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　濟曰龍興言如龍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謂天下英雄皆相應如虎嘯風生也泗濵謂高祖甞為泗水亭長也豐邑高祖所居邑也

彤雲晝聚素靈夜哭　善曰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閒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即高祖紀老嫗哭所殺白虵詳見出師頌素靈夜數注　良曰彤丹紫色

金精仍頹朱光

以渥善曰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向曰金精秦也朱光漢也渥流也萬邦宅心駿民五臣作人效足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　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之德常居於心故羣賢如駿馬足以效其用也堂堂蕭公王跡是因善曰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向曰此蕭何也堂堂盛皃言高祖因之而升帝位也王者天子之通稱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善曰毛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銑曰綢繆親密皃叡后聖君也聖君則高祖也惟難也言其無侵競於人能安而悅之也謂留在秦外濟六師內撫三秦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諸侯

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濟曰六師六軍也高祖留何守關中聚糧以給關外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高祖封秦三將為王王秦中故謂之三秦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

善曰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良曰何拔韓信為將遂平天下行其德惠振給於下人夷平邁行也

體國垂制上穆下親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循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翰曰能體國家輕重以約法三章使君臣上下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

名蓋羣后是謂宗臣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　向曰羣后

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第一故曰名蓋也何為羣臣之尊故曰宗臣宗尊也

平陽樂道在變則通

善曰論語曰貧而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銑曰此謂曹參也好黃老之術故曰樂道臨事能變通而合於理也

爰淵爰嘿有此武功

善曰莊子曰淵默而雷聲毛詩曰大王受命有此武功　濟曰爰於淵沈嘿靜也言於事好沈靜而為理也

長驅河朔電擊壤東

善曰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咸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文穎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　良注同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善曰漢書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翰注同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

善曰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

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
是則為王者師　向曰此謂張良也凡不言姓名皆所
封邑名及號謚也餘皆類此良自言以三寸
舌為帝者師幽冥謂受兵法於黃石公也

永言配命因心則靈

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
王季因心則友　銑曰言配合天命籌策因
心而出則如神
靈無不必中也

窮神觀化望影

五臣
作景

揣情

善曰周易曰
窮神知化德
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
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

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
關張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
易動以利令行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
之張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
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
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

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良曰言其觀
察事變見其形影已能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
亦不能隱謀萬物亦莫能逃形
也翰曰寧安也汪與善同

隨難滎陽即謀下邑

善曰隨難滎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
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英布是梟
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
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向曰酈食其勸封六國
良隨後難之下文備矣高祖兵敗還至下邑高祖曰吾
欲捐關以東誰可共功也良謀曰黥布韓信彭越可以
破楚必矣滎陽
下邑並是地名

銷印惎忌廢推齊勸立

善曰漢書曰項
羽急圍漢王滎
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
趣刻印先生行佩之張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
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
臣之漢王曰趣銷印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

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 銑曰項羽數侵奪漢軍於滎陽漢軍乏食酈食其謀立六國之後以助高祖從其計令鑄印良乃發八難教高祖令癈遂用良計急令銷印甚教也韓信破齊使使請於高祖欲假封齊王高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説高祖請立信為王便乃使使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施於寡妻至於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蘓秦曰梁從風而動 濟曰固陵地名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從風羽死烏江而董翳楊喜馬

童呂勝揚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高祖乃封五人為列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也霸楚寔喪皇

漢凱入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　良曰霸楚謂項羽也寔實也喪亡也皇大也凱入謂戰勝凱歌而還其國言漢勝而入其國也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卻

粒善曰史記良曰願弃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　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弭止戢藏也言良和顏高覽神仙之事退歸靜理如鳳之止羽翼不見也良時託跡黃帝老子之術卻粒謂絕穀也

曲區句逆遇宏達好謀能深善曰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曰好謀而成　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達通也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銑曰平常好道術玄理也重玄匪奧

九地匪沈善曰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　濟曰匪非奧深也言平妙知天道地理

則天地非為深沈也伐謀先兆擒濟響于音善曰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鶡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良曰言將伐敵其謀策已先見其始事凡響出於音故須音響相濟也亦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奇謀六奮嘉慮五臣作聲四迴善曰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向曰奮出也四迴謂迴轉於天下四方也規主於五臣作以足離項于懷向曰規諫也韓信破齊信欲立為齊王使使請於高祖高祖怒平乃躡高祖足諫令封信為王又平以金離間項羽君臣羽遂疑范增增是其離懷也格人乃謝楚翼寔摧善曰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銑曰格至也謂范增謝病去楚而楚羽翼實已摧折韓王窘執胡馬洞開濟曰韓信

反平謀令高祖偽遊雲夢信必郊迎因執之高祖用其計而禽信也高祖至平城為匈奴所圍用平計遂得解圍胡馬即匈奴也洞通也迎文以謀哭五臣作送高以哀善曰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哀良注同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翰曰此謂韓信也灼灼盛烈皃冠首也言其靈武為世之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善曰孔安國尚書曰神妙無方蔡邕季咸碑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契向曰謀策所出無極思與神合也入猶與也契合也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銑曰奮振也言其心勇疾如雲起猛烈若虎之噬噬齧也陵險必夷摧剛則脆五臣作堅善曰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濟曰言其雖陵敵險難必以平也推敗堅陳則如脆矣夷平也肇謀漢濱還定渭表善曰

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　良曰肇始也漢濱謂項羽封高祖為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高祖乃與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中還定秦地渭水名在秦故也濱表謂水畔也京索桑各既扼引師北討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擊魏　濟注同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善曰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

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 向注同 威亮火列 五臣作烈 勢踰風埽 善曰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為變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 銑曰亮信踰過也言其威武信為猛烈破敵之勢過於風埽言易也 拾代如遺偃齊猶草 善曰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齊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 濟曰破代齊二國如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 善曰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 良注同 乃眷北燕遂表東海 善曰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夸詐多變

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胙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　翰曰春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甲休兵然後可也遂表東海謂立為齊王東海齊地也表猶立也克滅龍且子余爰取其旅善曰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向注同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五臣作推德辭通絕楚善同銑注　銑曰蒯通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反漢為楚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

歸漢漢授我上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已之功推高祖之德辭蒯通所說絕楚王之望

彭越

觀時弢迹五臣作韜跡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善曰杜預左氏傳注韜藏弢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濟曰韜藏匿隱也陳涉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鬭且待之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助之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揚言其勇志疾速如鳥翼之飛若鷹之擊揚

威凌五臣作陵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善曰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根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　良曰楚域謂項王也　翰

曰即就宫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為梁王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言如舊之有也

烈烈黥布耽耽其盼五臣作眄音麵　善曰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耽耽　向曰凡有姓名則注不重言也或唯言其名則注重說　餘此類烈烈猛也耽耽虎視皃比於虎言猛也耽視也

名冠彊楚鋒猶駭電善曰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其鋒銳勇急如　銑曰初布為項羽將功冠諸侯雷電之驚也彊楚謂項羽也

覩幾蟬蛻稅悟主革面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　濟曰言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蟬蛻去其殼也覺漢主仁明故改操而來北面事之悟覺也革改也

肇彼梟風翻為我扇善曰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良曰肇始也彼謂項羽也梟惡鳥也我謂漢也言始在項羽處沐梟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為漢助也扇助也

天命方輯王在東夏

善曰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　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為淮南王

矯矯三雄至于垓下

善曰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列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虎臣　向曰矯矯雄勇皃垓下地名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

善曰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罹咎慝　銑曰元凶則項羽也夷平也假至也

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濟曰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言布謀及不

善之道卒見其禍矣保安祚福孰誰臧善也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善曰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毛詩曰文王有聲　良曰聲譽也謂高祖微時素聞其賢

士也罔極自詒五臣從貝**伊媿**善曰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慼詒音怡　翰曰此言陳餘交不固也罔無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媿也貽遺伊其也

俯思舊恩仰察五緯善曰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　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遂歸此思

舊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脫迹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善曰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泜音祇　銑曰脫遺也脫迹違難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洎至也言耳奔馳披冒叢榛之路來至秦中高祖遣耳與韓信擊趙是為改策矣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於泜水上是報辱也趙冀州分野故曰北冀悴葉更輝五臣作耀枯條以肄善曰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　濟曰謂耳敗走已如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遇之是謂更有耀光而復生也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善曰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

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良翰注同

盧綰自微婉孌我皇善曰漢書曰高祖與綰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孝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向曰綰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貴綰出入帝卧內婉孌相親皃我皇高祖也

跨功踰德祚爾輝章善曰漢書曰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章印章也銑曰跨度踰過祚福爾汝也言其功則所封土爵已過其德盖上心所惠故福汝輝榮之寵章

人之貪禍寧為亂亡善曰漢書曰高祖崩綰遂將兵衆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濟曰言人志貪禍乃為亂亡之道謂綰為叛亡入匈奴

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善曰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過芮之將梅鋗與

借攻析酈上以錫有功武關故徙爲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錫呼𤣥切

酈持益切肅肅荆王董我王軍善曰漢書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翰注同我圖四方殷薦其勲善曰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向曰殷殷多薦進勲功也庸親作五臣作祚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啟淮濆善曰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鎭天下詔立賈爲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濆銑曰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地而爲荆國也濟曰厥其宇居也言往踐其荆國之居也啟開也淮水名在荆地濆水濆也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劒永言固之善曰

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寘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良曰此則恐其子事王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也

淑人君子寔邦之基 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翰曰淑美寔實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國之本也

義形於色憤發于 五臣作於

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善曰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向曰高祖既崩呂后欲廢絕漢祚將

封呂氏王陵曰昔高帝云非劉氏不王也呂后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也言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與亡也守其遺命不封呂氏可謂末命是期也

絳侯質木多略寡言

善曰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 銑曰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

曾是忠勇惟帝攸歎

平聲 善曰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 濟注同

雲鶩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

善曰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 良曰鶩馳逸疾也雲馳景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也

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

善曰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桓子謂范宣子曰夫克亂在權漢書曰勃已

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閶闔兮坐紫宮

實惟太尉劉宗以安 善曰漢書曰惠帝以勃為太尉 向曰惟是也時勃為太尉也劉宗漢也

挾功震主自古所難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身危 銑曰挾懷也言其懷挾定社稷之功震動君主自古所難為也

勳耀 五臣作曜

上代身終下藩 善曰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 濟曰勳功也言勃免相國出於下藩而薨也諸侯之國曰下藩即所封絳是也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 善曰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藪 良曰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蕭何使迎高祖立為沛公高祖嘗在澤中游故曰延帝幽藪也澤無水曰藪也

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

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

善曰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予欲宣力禮記曰揔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篤敬悟王忠信自著　翰向注同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

善曰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也兄謂食其言其因食其乃進用於高祖也　銑曰此謂酈商初陳勝起兵商以數千衆屬高祖略地故云俾率爾徒從王于征也俾使爾汝徒衆也

振威龍蛻

五臣作脫

音奪

攄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 善曰漢書曰燕王荼反高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蜕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陣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蘄西上乃壁墉城鄧展曰地名也濟注同

猗歟汝陰綽綽有裕 善曰毛詩曰猗歟那歟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良曰此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綽裕言其才器寬也

戎軒肇跡荷策來附 善曰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常奉車 翰曰戎軒兵車也肇始荷負也謂高祖初起時以嬰為太僕嘗奉車故云始跡也負策謂負鞭策以奉事也來附謂附高祖也

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 去聲協韻 善曰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

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潁陰銳敏屢為軍鋒良曰此謂灌嬰也銳精敏達也鋒謂為先鋒也奮戈東城禽項定功善曰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銑注同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善曰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啟寡君羣臣安矣濟曰言嬰乘其風勢假藉聲響乃渡江破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大開東土也光大啟開也陽陵之勳元帥是承善曰漢書曰傳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翰曰此謂傅寬也勳功也元大也大帥謂曹參也言承奉大帥之令以定齊地遂封勳爵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善曰

漢書曰靳歙别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向曰此謂靳歙也從高祖擊項羽别定江陵也江陵郡名濟伐謂以義伐敵克之易也　銑曰夷平殄盡俾使懲止也言平定江陵禽其王盡得其國使亂者止也

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五臣作宮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

善曰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在三哲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翰曰此謂酈食其也恢恢大也誕大節度令善圖謀也　向曰名都謂滎陽也食其勸高祖急收滎陽是也　濟曰

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飛狐之口據敖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塞名也敖庾倉名三塗山名規守即就也

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

善曰漢書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罷歷下兵守備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乃烹食其　銑曰輶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

我皇寔念言祚爾孤

善曰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其子為高梁侯　翰注同

建信委輅

胡格

被褐獻寶

善曰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於上上召見　良曰此謂婁敬也委棄也輅庭車也婁敬本為輓車者乃棄車被褐衣以見高祖獻說令都長安可謂大寶也

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

洛定都鄗鎬善曰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繇役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　向注同柔遠鎮邇寔敬攸考善曰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爾雅曰考成也　濟曰安鎮遠近實敬之所考定也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善曰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徳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　銑曰此謂陸賈也抑抑昂藏皃言賈善為言說也貫通也往制勁越來訪皇漢善曰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南平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　翰曰制約也勁彊也皇大也高祖使賈往約南越王尉佗而賜之印初尉佗見賈頗有驕傲賈與之言尉佗蹶然而起謝賈稱臣受漢

約而來歸漢之德也訪歸也

附會平勃夷凶翦亂

善曰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懽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　良曰平謂陳平勃謂周勃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接於陳周之間矣夷平翦伐也謂與陳周誅呂氏也

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尊贊曰尊實赳赳邦家之彥　向曰伊辭也伊人猶言此人也彥美也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典引曰彝倫斁而舊章缺　銑曰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百王敝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存者通乃復脩之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

尊濟曰朗明昏暗也　翰曰漢拜通為博士號為稷嗣君也言其制禮儀下敬而上尊各有分也肅敬也

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向曰穆穆美也煥盛也　良曰睎望也憲法也三代謂夏殷周也言所制禮儀之風睎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嗣昆猶嗣也

無知叡敏獨昭五臣作照奇跡察倖蕭相貺同師錫善曰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倖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　向曰此謂

魏無知也叡明敏達侔比也䀝猶慶也師猶衆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奇跡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信而天下定慶同堯時衆舉舜而洪水理書云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五臣作舒漢披楚唯生之績善曰漢書漢王曰孰為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鄷水東注維禹之績銑曰黥布本屬項羽則漢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鈌乃定天下是因資於敵也舒成也披毀也楚則項羽也唯生之績謂唯何之功也生者有德之稱

皤皤音婆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善曰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

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向曰此謂新城三老董公也嚋嚋老兒也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奴教切

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善曰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　良曰秀朗謂賢明也沈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　向曰袁生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分兵相救則楚威權自然撓也大旆旗也南振謂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功如響應之遠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猶此人也

紀信誑項軺

以焦軒是乘攝齊五臣作齋即夷切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善同翰注　翰曰項羽急攻滎陽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詐為高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輜軒輕車也攝齊摳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恐也言其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隨煙滅而忠烈之名與風與也周苛慷慨五臣作概心若懷冰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形可以暴志不可凌五臣作陵　善曰漢書曰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　良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也陵欺也餘同善注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善曰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義陳重出則雙升

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通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攙之此言與晏同誤也向曰軌跡亮信升高疇誰庸用膺當也言紀信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襄平侯周苛子成為高平侯

天地五臣作命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烏老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善曰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媼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銑曰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

並為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懐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父母皆得歸漢封侯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媪謂高祖母也女老曰媪此上三十一人頌畢此下揔述其事也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善曰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　翰曰言風動過於萬物之望無清濁皆應聲響亦如功臣各效其才以成大業

大人于興利在攸往

善曰周易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濟曰大人君子也利在所往言君臣相應所往則利也

弘海者川崇山惟壤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　向曰弘大崇高壤土也海所以大者衆川成之山所以高者積土成之言帝王成功亦須衆賢成之

也

韶濩錯音袞龍比象 善曰漢書曰舜作韶湯作濩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良曰韶舜樂名濩湯樂名錯雜也天下既平功成作樂之義也袞龍服王者之服也比象者諸色備也謂高祖居尊位禮儀也

明明衆哲同濟天網 五臣作網善曰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内之雄 向曰同濟天網謂同濟天下離亂若整網紀網羅也

劒宣其利鑒獻其朗 善曰廣雅曰鑒炤也鑑謂之鏡 翰曰宣猶用也鑒鏡朗明也言羣臣如用劒之利以斷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照察事理也

文武四充漢祚克廣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 向曰衆賢文武之道四方充滿故漢祚能廣也克能也

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 并序

夏侯孝若 善同銑注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 𤣥 次人也 善曰漢書曰朔為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參考疑地理誤也 魏建安中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三年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 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 善曰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 向曰又為樂陵郡人也 事漢武帝漢書

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五臣作樂也故薄游以取位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趨時者也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銑曰濁世謂武帝奢侈無度也故薄游以取下位也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善曰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向曰苟出謂且隨其事勢亦不可以直道言非用直時也頡頏自縱見傲慢也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善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漢書賛曰朔正諫似直　良曰又以傲慢理不可以垂教後人故直諫武帝以明其大臣節也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

苦回諧以取容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詼諧逢俗其事浮淺字書曰詼嘲也口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　翰曰正諫恐禍及身故不可久為也詼諧取容謂戲弄以悅主上之容也潔五臣作絜其道而穢其跡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似隱　向曰言志清而為穢跡以混於俗使人不知也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善曰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　銑曰質謂天性文謂外飾亦所以亂俗而隱也　向曰弛張猶衰榮也羣道也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善曰揚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贍智良曰曠寬贍多宏大也倜天力儻博物觸類多能善曰史記曰魯

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産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翰曰倜儻謂奇才也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善曰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向曰合道通變在於妙筭幽通神明知其來事賛猶通也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善曰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尤明圖緯淮南子曰百家異説各有所出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横家流雜家流農家流　銑曰圖緯謂圖讖天文也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善曰莊子曰支離疏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播

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輙賜帛逆逆刺也　濟曰又有疾患之辨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也數術也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善曰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箴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向曰計數也乃五臣有不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善曰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曰不習無不利　良曰究盡也言皆不常習自盡其妙理謂天性而知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輙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　翰曰言諸術皆纔經於目則諷誦不忘近過於耳而闇藏於心謂明惠也夫其明濟開豁呼括包含弘大陵轢歷卿相謿五臣從口哂豪傑籠罩靡前

跆臺籍貴勢善曰漢書曰張楚並與兵相跆籍鄧展曰蹋也　向曰陵犯轢踐也嘲哂謂戲弄也銑曰謂豪傑人之所懼無敢前與之通言者朔皆籠罩在於心胷也跆籍猶殘暴也言不畏貴勢之士也靡無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五臣本作感　濟曰出進也言進入於仕不求其榮貧賤則不憂也感亦憂也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善曰十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之如草芥　良曰萬乘天子也儔列謂同類者草芥鄙賤之物也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善曰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翰曰言英雄之節過人蓋世謂最高也邁過也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五臣作也善曰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

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　向曰言其才器超拔羣類游於常俗之外也　萃類也方常也

談者又以先生噓虛吸許急沖和吐故納新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銑曰噓吸謂吹歛也沖和謂真氣也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得其清氣皆言養形存神也

蟬蛻龍變棄俗登仙善曰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入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　濟曰蟬蛻謂脫殼出其身龍變謂解其骨而騰形棄俗登仙有如此者

神交五臣作變造化靈為星辰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

化逍遥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黄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　向注同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善曰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　良曰惚恍謂幽微也僕自京都言歸定省善曰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翰曰謂湛覲省於父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五臣作象　善曰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識之　濟曰路寢謂廟也遺像謂所畫形象也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銑曰逍遥謂徘徊也祠宇亦廟也　翰曰慨然猶悵然也其辭曰

蟜蟜先生肥遁居貞善曰蟜蟜輕舉之皃也毛詩曰蟜蟜虎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向曰蟜蟜高皃肥猶樂也遁隱貞正也言其樂隱於俗而居其正道退不終否進亦五臣作不避榮善曰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銑曰退無愠色故不終否否謂志不通也臨世濯足希古振纓善曰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良曰臨世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也涅而無滓既濁能清善曰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沖而徐盈　翰曰涅黑泥也滓穢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涅中而無穢汚外行則濁中志能清也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善曰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濟曰伊惟克能也疊上句

以自閒無滓穢惟何也則高明能為柔道能清伊何視汙若浮善曰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汙殿弛張沈浮銑曰此亦疊上辭也言其視濁汙之理若清也謂不以為恥也浮猶清也樂在五臣作在樂必行處儉五臣作淪罔憂善曰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銑曰處樂時必行樂在沈淪時則無憂言知其時也罔無也跨世陵時遠蹈獨游向曰跨越也蹈步也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善曰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嗋予有何規於老聃哉良曰言湛思往代之事於是想朔遠跡也爰於也蹤跡也向曰邈邈遠也猶龍謂如龍變化屈伸小大不常也染迹五臣作跡朝隱和而不同善曰史記東方朔曰

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良曰染近於俗隱跡於朝與俗和光而不同其道也

棲遲下位聊以從容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濟曰下位謂朔為太中大夫也我來自東言適茲邑善曰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銑注同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善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向曰企佇謂望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也謂朔故居丘墓之處墟墓徒存精靈永戢良曰戢藏也民思其軌祠宇斯立翰曰下人思其軌則立祠廟於此也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向曰寺司也言其有官司主其寢廟也圖畫也周旋五臣作游祠宇庭序荒蕪善曰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銑曰東西廂曰序榱棟

傾落草萊弗除善曰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　良曰榱椽也萊蒿也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濟曰肅肅清皃言其豈於此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五臣本作精　善曰毛詩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見朔真形使我悠悠遠思也　翰曰言不精猶思也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向曰自古有德之人無不遺其神靈以示後代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善曰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　銑曰秩次也言天下之次序有祭祀之禮則神監其忠信甚可明也彷彿五臣作髣髴風塵用垂頌聲良曰言髣髴聞其高風清塵故此用垂頌聲也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善同濟注　濟曰檀道鸞晉陽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三國魏

吳蜀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善曰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名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盛雖歷遠代翰曰三皇五帝更遞興而後帝王必繼其道也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善曰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紂用干戈也向曰舜禹揖讓文德以興湯武干戈武功以取言各

異道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善曰鄧析子曰聖人逍遥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銑曰宗本也匠制也陶鈞造化也緝明熙廣也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善曰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向曰元首君也經略經營也股肱臣也肆陳也雖善本無雖字遭離不同且善本無且跡有優劣善曰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代不同孝經鈞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良曰遭離猶逢遇也言揖讓干戈所遇時亦不同而跡有優劣也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五臣作靡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翰曰至於為君之

體為臣之分賓應之理聖固道合之義不墜皆風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理天下一也契合扇振革改授理也故二八升而唐朝五臣作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善同銑注銑曰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善曰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向曰三賢謂管仲鮑叔隰朋也小白齊桓公名良曰五臣謂趙衰先軫魏武子賈佗狐偃也重耳晉文公名也中古淩五臣作陵遲斯道替矣翰曰替廢也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

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　向曰謂私行請託以求其官榮　翰曰圓天也謂君也言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　向曰方地也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詐謀而求榮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又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銑良濟注同衰世之中保持明善本作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教古之流也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

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卿　向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　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　向曰伯樂善相馬者驥良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年不得一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無人知也　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為貴　善曰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頟顙也漢書上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也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粮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　銑曰控猶用也　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　向曰道勝謂以道御物勝征伐

也羣下盡忠謂言必用計必從也　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良曰蕭曹謂蕭何曹參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雖才不及三代之臣而百姓不失其業　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善曰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勤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為次矣　翰曰言蕭曹佐高祖靜息禍亂庇育生人抑亦次三代之君臣也　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　向曰顛沛謂亂也君子當亂代見身則不如隱也恐遇害也　向曰理萬物當作法教垂其禮制故尚語不尚默也　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

敝屣穿此所謂非遺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　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平時為難故也　銑曰遭平時亦不足為難逢遇明君是為難也

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　善曰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流涕者二　濟良注同

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　善曰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翰曰有生謂生人也

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　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公曰朕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為藩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弈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向曰嘉

善也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銑曰慨歎也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濟曰志謂三國志也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五臣無也字良曰各得一時之宜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善曰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産曰吾以救世向曰魏臣荀彧字文若也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善曰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向曰天下禍亂人如在塗泥炭火之中言文若所能則不過魏武帝也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銑曰委質北面以事魏朝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濟曰言彧舉賢良用之於朝不自出標眩為已明鑒故久而益

明也

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畫籌策不貪為己功故有事至其所主而後定也

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向曰彧有直言於太祖太祖恨之飲藥而死是亡身也欲匡漢故云明順也

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向曰神器帝位也時卓偪遷獻帝於長安也

公達慨然志在致命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慨然壯勇皃言公達見獻帝危故志在致其命以匡漢室也銑曰荀攸字公達

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向曰言荀攸存其名節也

至如身為漢隷而跡入魏幕濟曰隷官也軍府曰幕

源流趣五臣作取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五臣有且

哲名教有寄乎善曰言文若殉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　良曰源流謂本末也取舍謂進退也言攸之本志匡漢亦與荀彧同也　翰曰謂其與彧志同彧既死矣而攸則存焉是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言名教忠貞寄在此二子之身夫仁義不可五臣有以不明則時宗舉其致善曰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向曰宗尊也致理也言仁義既明則時人尊舉其妙理慕而行之謂荀彧生理不可五臣有以不全故達識攝其契善曰鵩鵩賦曰生生之理足矣　銑曰攝行契義也言全生以匡時難故達識君子行其義事也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良曰言二荀相與廣此臣道豈不深遠哉弘廣也崔生高朗折而不撓善曰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　向曰崔琰也亦魏臣

也朗明析勇撓曲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善曰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氏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匡漢所以策名入仕蓋為漢主當位魏君北面為臣不然則不苟求於魏氏也霸朝謂漢也陽君位也后謂君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五臣有以不與魏武所五臣有以不容善曰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子位　良曰璽謂國璽也君臣易位謂魏武欲取漢位也崔子不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琰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不許而魏武所不含容者也與許也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

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善曰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　銑曰仁義人之本故曰全身今殃以義見禍是所以亡身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五臣作拘者乎善曰漢書公孫玃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翰曰言先賢謂古者忠義之士言以義見亡如玉之摧碎也來哲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起又以亡矣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心而名教拘束使至於此也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善曰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向曰蜀相諸葛亮字孔明也盤桓未進時也俟

待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人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善曰論語曰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懽心人說喜無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袵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銑曰謂亮死國人皆泣也沒死也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及其臨終顧託五臣作命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五臣作受之無懼色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勑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

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　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遺詔輔佐後主先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又無懼色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也武侯亮也

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主　向曰先主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如事父而後主納亮之義無攜貳之情也繼體謂後主也言此君臣之間實可讚詠也際間良實也

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五臣作揔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

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孫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丱兮　銑曰吳將周瑜字公瑾卓爾高皃　良曰揔角謂童子之髻也料度也孫策與瑜同年少小揔角之時常友善升堂拜母相度以義心合於策也伯符策字素猶心也契合也

晚節曜

奇則參分於赤壁善曰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 翰曰晚節謂壯年也曜奇謂用兵也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赤壁江陵江口山名謂瑜將兵破曹公軍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善曰吳志曰瑜還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 濟曰言瑜早卒故惜其年促其志深遠未可測量也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良曰張昭字子布亦吳臣也佐策謂輔佐立計策也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善曰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 向曰孫策臨終以弟權託於昭昭率羣臣立而輔之權悲哭未視事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感以肆匹夫之情乎權乃止陳兵而出也翼戴

謂輔佐也神情所涉豈徒謇諤五各而已哉善曰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東觀漢記臧馮謝上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諤直言也銑曰謇正諤直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善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　登壇者謂即位之時也　向同善注夫一人之身所照五臣作昭未異而用舍五臣作捨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善曰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揚雄以

為遇不遇命也　向曰初〔㫁〕之用也委以內外文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此譏辱此則一人之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譏辱須臾之間何其不同況沈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善曰家語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有自來矣　向曰有自古來也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銑曰雖詩頌大意同歸其理所託之事或有乖異也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良曰君子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於君處則固節自守故曰名體不滯也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濟曰言古人善風高跡著其德音為天下作法度者不可廢而不述故復撰序所懷

以五臣無以為之讚五臣作贊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龎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黄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五臣本無此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協韻　善曰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

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　向汪同

洪飈扇海二溟揚波

善曰揚波喻亂也銑曰洪大飈風扇動也二溟謂南溟北溟皆海也

虬虎雖驚風雲未和

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向曰虬龍也雲從龍風從虎言未和者君臣未相應合也言驚者動而求應也

潛魚擇淵高鳥候柯

善曰周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驚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宜能擇鳥　翰曰言臣之求君如游魚之擇淵飛鳥之求柯條也潛游也高飛也候求也

赫赫三雄並廻乾軸

善曰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　良曰赫赫盛皃三雄謂三國之主也乾天也言其競天下若運轉天軸萬物震動也

競收杞梓爭采松竹

善曰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　向曰杞梓木之良才也松竹貞

堅也並比於賢人也言三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
國之君競收采賢士也
蘭嶺無亭菊善曰香草善鳥皆喻賢也　銑曰鳳龍蘭
菊並比德英雄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
思濟時難故不暇棲伏也亭
秀也言無者皆出見於時也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
微探賾五臣作
賾奇賞要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向曰此謂
荀彧也文若字也英英鮮明皃洞通照明
也　翰曰賾求賞探也探求奇要之道也日月在躬隱
之彌曜善曰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
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
行故不免也　良曰
言其明也彌益也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善曰孫卿子
曰君子通則
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　向曰言
其有文也文明識理映於中心鑽而研之愈至於精妙

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銑曰滄海橫流言天下逆亂也玉石同碎謂善人凶人俱見危難也達人兼善廢已存愛善曰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善曰老子曰解其紛濟曰紛亂也始救生人終明風槩古代反善曰魏志曰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咨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彧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翰曰風槩節槩也謂不順太祖取漢位也公達潛朗思同蓍蔡善曰法言曰樗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萁吾以疾為著蔡也良曰此謂荀攸也公達字也朗明也蔡龜也蓍以筮龜以卜言思慮潛明有

如卜筮預見其事也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善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光發跡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念不延遘此顛沛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會謂統攝衆事也　濟曰遘遇也顛沛亂也　銑曰言其雖遇亂代神情玄遠而有所定處之此時益如通泰言其器量勇大也愔愔幕裏筭無不經善曰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惟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愔愔　翰曰愔愔安靜兒幕裏謂軍中也言在軍中筭筭事理無所不經也亹亹通韻跡不整儔雖懷尺壁顧哂連城善曰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惠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　向

曰亹亹進也言善謀所進如音樂聲韻通和而事跡不壅停滯也 銑曰尺璧謂趙之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者言攸之才可寶過於十五城之價故顧而哂之哂笑也

知五臣作智能拯五臣作極物愚足全生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以全生 向曰言其內智筭能及於物而外皃似愚能遠害全身矣則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郎中溫雅器識純素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渙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向曰此謂袁渙也郎中官也純素謂與衆不雜

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論語曰孔子於鄉黨

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
林宗曰黄叔度汪汪若千頃之波　銑曰貞正也諒信
也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理物而
能堅固恂恂敬也汪汪大也軌則法度也

志成弱冠道敷歲暮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
堂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良
曰弱冠二十歲也敷
布也歲暮謂年老也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善曰論語子
曰有德者必
有言仁者必有勇　濟曰言煥仁而能勇
也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謂煥言詞忠正也

雖遇履虎神氣恬然

善曰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
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
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强之不許布大怒以兵
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
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
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

於彼且渙昔日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　翰曰履虎尾喻危懼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氣不易也恬然謂安也

行不脩飾名跡無愆善曰班固漢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向曰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愆失操不激切素風愈五臣作逾鮮良曰志操不待激勵切磋自有純素之風雖在濁世愈鮮明也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高嶷魚力反　善曰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　翰曰此謂崔琰也天性疎通而明朗若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內也嶷高皃忠存軌跡義形風色善曰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銑曰謂曹公每欲窺奪漢位琰每折之義見於風神顏色也形見也思樹

芳蘭剪除荊棘善曰芳蘭以喻君子荊棘以喻小人向曰芳蘭謂忠賢之士也樹立也荊棘謂逆亂人也翦除言殺也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善曰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翰曰人才在人上者人必惡之時有姦雄不容智士言琰才智過人曹公憚之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良曰琅琅珠玉皃先生琰也言琰才如珠玉也杖持也向曰塵霧謂恥辱也謂曹公怒琰罰為徒隸是恥辱也曹公視之琰詞色無屈是振霜雪也運極道消碎此明月善曰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楊訓發表褒述盛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濟曰天運窮極君子道消而曹公忌琰乃

殺之如碎明月珠也景山愜誕韻與道合善曰桓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良曰此謂徐邈也景山字也愜誕大也其思如音韻和理與道相合也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善曰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翰曰形器不存謂心存萬物不專存一理方寸之心如海之納百川也言其包含廣也和而不同通而不雜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良曰與時和光其道不同理通於衆其心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善曰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枝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踐阼歷穎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

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薨　向同善注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

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銑曰此謂陳羣也長文字也格至也言其義心終始不移　濟曰戴輔也元首謂文帝也言其志比擬伊尹佐輔愧恥不能致君如堯舜之德

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

善曰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翰曰言天下之有未知聞君德者是輔臣之過故懼若在己也　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讜直盈滿也言善謀用於帝庭直言滿於帝耳

玉生雖麗光不踰把

德積雖微道映天下善曰言德喻玉向曰此謂夏侯玄也言玉雖美麗光色不過一把人內雖積德微薄天下所知也喻過也

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五臣從才準無假全身由直跡洿烏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善曰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太鴻臚數年從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銑曰泰初夏侯玄字濟曰器量法度出於自然為人標望準的無所假借也範法也良曰全立也由欲也洿濁也匪非也言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至履跡濁世必從虛偽而玄終始不變衆姦所疾身臨誅戮辭色自若義心所切以為處死非難但正直理存死則易矣玄竟以此被誅

萬物

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横議荀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　翰曰萬物波蕩謂天下亂如波浪之沸蕩也孰任其累謂誰堪其敗也言人共苦也　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無也言天下大亂姦邪且衆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所寄託卒見誅戮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五臣作愛既同情禮兼到善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下之事上自天性之道非由名教所策以為浮偽敬愛其君與父同也言經盡善下之節情禮不失烈烈王生知死不橈女教求仁不遠期在忠孝善曰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名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

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厥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沉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橈不詘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翰曰烈烈謂威勇皃王生謂經也橈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忠孝之中得之矣言經忠孝仁道具於身也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　向曰此謂陳泰也玄伯字也剛斷簡大也言能斷割大事

志在高構增堂及陛　善曰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　濟曰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高大構成增尊也堂喻君也陛喻羣臣也言泰志在尊崇其君及治羣臣使有等差

整端委虎門正言彌啟臨危致命盡

其心禮善曰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弑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射甍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良注同　銑曰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盡禮正救於君也自荀彧至此並魏臣凡九人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善曰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濟曰此謂諸葛亮也孔明字也堂堂盛皃基宇猶器度也宏大邈遠也器同生民獨稟先覺善曰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向曰言形與生人同而獨稟先寤之理知帝王之道可以為也器形也覺寤也標五臣從才膀風流遠明管樂善曰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膀有大力矣蜀志曰諸葛亮

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翰曰標牓諸葛見古人之風流遠明管毅之才以自比也

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苦角反善曰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　向注同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　善曰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齊曰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元一百六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亂遭此之厄迭遞也干戈遞用言亂也

苟非命世孰掃　五臣從土

雰雺　莫貢反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雺孔安國尚書傳曰雺陰氣也武功切今協韻音夢　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聖賢未出其中有命世者謂亞於賢也孰誰也雰雺昏濁氣也以喻亂

也言亮若非命世之賢豈能掃除天下之亂宗子思寧薄言解控善曰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已已能解之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　翰曰宗子謂先主也寧安也控急也言先主思安天下　故薄言求於亮以解海內懸急之災先主漢之孫故稱宗子釋褐中林鬱為時棟善曰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袁崧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威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　向曰釋去也褐衣庶人之服言去褐衣棄林野鬱然而起為棟梁之臣也鬱盛皃言其為國之要如屋之有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　翰曰此謂龐統也士元字也弘大長遠也言其思慮大遠也融明也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五臣從才之振起清

風善曰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銑曰備多塗道標立也言天下喪亂多時而勝殘去殺之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此道振古人之清風

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善曰毛詩曰綢繆東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良曰綢繆恩密皃哲后謂先主也無妄惟時謂當窮災之時也易無妄卦云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夙夜匪懈義在緝熙善曰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維清緝熙 濟曰夙早匪非懈墮緝和熙明也言其早夜非敢怠墮義在和明政治以平天下

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善曰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

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裴東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既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剋為軍中郎將卒向注同

公琰殖五臣作植根不忘中五臣作忠正豈曰模五臣作謨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敬

善曰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録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翰曰此謂蔣琬也公琰字也植立根本模學擬比也言琬立性之本不忘忠正之道豈曰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然而有也　銑曰羈馬絡頭也勒控也言琬既受禄秩以為驅策如良馬之有絡

控奉君主之命公衡冲善本作仲達秉心淵塞媚兹一人臨難不惑善曰毛詩曰秉心塞淵又曰媚兹一人應侯順德向曰此謂黃權也公衡字也冲幽秉執淵深塞實媚愛也一人天子也言權用情幽遠執心深實愛於天子臨危難之事行而不惑疇昔不造假翮鄰國善曰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濟曰不造謂伐吳軍敗也假翮鄰國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蓋假借朝夕而已非其欲也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善曰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

主莞間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爲車騎將軍卒 濟曰徽美也進能美音者謂嘗諫先主也退不失德者謂不得已降魏而志常在蜀也 自諸葛亮至此並蜀臣凡四人

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 善曰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翰曰此謂周瑜也紛紜亂也鳥謂鳳鳥也鳳擇梧桐而栖言爲人君者擇地而都而賢臣須君顧眄乃爲用也

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 善曰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 良曰公瑾瑜之字也朗明也獨見猶獨斷也 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明君也定交一面言一見不疑乃委而任之

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善曰衡霍二山在吳之境 向曰桓桓武皃霸迹謂漢朝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

吳國恃其戰勇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者欲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

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隅善曰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　銑曰若人猶此人也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曜明奇策也赤壁江口也參三也三分者言三國也宇宙天下也隅謂各據一方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善曰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遯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　翰曰此謂張昭也子布字也擾亂也　良曰撫猶斂也言其如鳥斂翼於鄉閭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東遂投孫策也息肩謂安志也表外也

王略威夷吳

魏同寶遂獻宏謨五臣本獻作贊匡此霸道善曰應瑒釋賓曰九有咸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濟曰略道也咸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寶也贊助宏大也霸道謂吳也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善曰吳志曰孫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翰曰孫權即位追謚孫策為長沙桓王言策之薨時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帝業也純安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善曰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良曰南面天子也寔實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作生世亦須才善曰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翰曰賢才為亂世而生亂世亦須賢才而靜亂言君臣相須乃成其業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五臣從才吐奇乃構雲臺善曰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　向曰君不可猜於臣也　銑曰此謂魯肅也子敬字也昂昂出羣皃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擔謂賤者之事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善曰都長謂體皃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　濟曰此謂諸葛瑾也子瑜字也都美長善也　良曰毅剛也言其能諫而不犯逆顏色正直而不剛將命公庭退忘

私位豈無鶺鴒固慎名器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翰曰私位謂兄弟之次也伯言蹇蹇五臣作謇謇音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五臣作亦獻替善曰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國語史墨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以替不獻能而進賢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謇謇直也出為將帥勤事而有功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也替廢也諮事有可者進之否者替之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曰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

吳槩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　銑曰寧安挫折也言折挫前敵之鋒銳也然卒以正直招君主之疑以忠鯁而得其罪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五臣從才如彼白珪質無塵玷　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東脩訖無毀玷　良曰此謂顧雍也元歎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和形兒嚴整珪玉無玷缺

立上五臣作行以恒匡上以漸　善曰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輙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宜泄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翰曰言其德行有恒也匡正也正其君上必以漸諫不為疆也

清不增絜濁不加染　善曰言得清濁之宜也　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而不自恃故不絜也濁不加染者謂時濁而不隨邪故不染也

仲翔高五臣作貞亮性不

和物善曰吳志曰翻性不協俗多見毀謗　銑曰此謂虞翻也仲翔字也亮明也不和物謂不隨俗而易性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五臣作數過孫陽放同賈屈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押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楚辭曰驥躊躇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駕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踈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

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濟曰性不容非故曰好是
志多正直故曰折而不屈 翰曰屢推逆鱗謂犯顔直
諫也黜謂遺棄逐也良馬比於賢人也孫陽古之善相
馬者言賢臣不為君王所知乃遺還逐則歎過於良馬
之不遇孫陽也是同手賈誼屈原身没於
荒裔也上自周瑜至此並吳臣凡七人

誅誅衆賢千載一遇

善曰毛萇詩傳曰誅誅衆多也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 向曰此惣述三國之美也誅誅衆美也

整轡高衢驤首天路

善曰鸚鵡賦曰蔣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枚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期 良曰良臣遇君如龍之整轡以游天路也高衢亦大路也驤舉也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

善曰毛萇詩傳曰挹㪺也 向曰玄天也臣仰君之流澤也俯下也弘安也

名節殊途雅致同趣

善曰周易曰殊塗同歸 嵇康贈秀才詩曰仰慕

同趣　銑曰人之名節雖則殊途事君之義亦同趣理

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善曰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論語比考讖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强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翰曰日月著天下人瞻之不落仁義在人用之終身不匱也麗著墜落也

尚想遐風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善曰羊秀衛公誄曰仰瞻遐風重暉冠世魏畧王朗答太祖曰承宗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向曰言庶幾想衆賢之遠風也則挹其德味其道乃使後生之賢擊其節操懦弱之夫亦增其壯氣也

文選卷四十七